

蔡东藩

著

宋史演义

(下)

一代史家蔡东藩历朝通俗演义



无障碍阅读版



中国言实出版社

※一代史家蔡东藩历朝通俗演义※

宋史演义

(下)

蔡东藩

著



中国言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宋史演义 / 蔡东藩著. — 北京: 中国言实出版社, 2017.6
(一代史家蔡东藩历朝通俗演义)
ISBN 978-7-5171-2352-1

I. ①宋… II. ①蔡… III. ①章回小说 - 中国 - 现代 IV. ① I24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02078 号

出 版 人: 王昕朋
总 监 制: 朱艳华
责任编辑: 肖凤超
出版统筹: 史会美
封面设计: 马诗音
责任印制: 佟贵兆

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

邮 编: 100101

编辑部: 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路甲 1 号

邮 编: 100088

电 话: 64924853 (总编室) 64924716 (发行部)

网 址: www.zgyscbs.cn

E-mail: zgyscbs@263.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41 印张

字 数 600 千字

定 价 68.00 元 (全两册) ISBN 978-7-5171-2352-1

目 录



第 一 回	河洛降神奇儿出世 弧矢见志游子离乡	1
第 二 回	遇异僧幸示迷途 扫强敌连擒渠帅	7
第 三 回	忧父病重托赵则平 肃军威大败李景达	13
第 四 回	紫金山唐营尽覆 瓦桥关辽将出降	19
第 五 回	陈桥驿定策立新君 崇元殿受禅登大位	25
第 六 回	公主钟情再婚志喜 孤臣败死一炬成墟	30
第 七 回	李重进阖家投火窟 宋太祖杯酒释兵权	36
第 八 回	遣师南下戡定荆湘 冒雪宵来商征巴蜀	42
第 九 回	破川军孱王归命 受蜀俘美妇承恩	48
第 十 回	戡兵变再定西川 兴王师得平南汉	54
第 十 一 回	悬绘像计杀敌臣 造浮梁功成采石	60
第 十 二 回	明德楼纶音释俘 万岁殿烛影生疑	66
第 十 三 回	吴越王归诚纳土 北汉主穷蹙乞降	72
第 十 四 回	高粱河宋师败绩 雁门关辽将丧元	78
第 十 五 回	弄巧成拙妹倩殉边 修怨背盟皇弟受祸	84
第 十 六 回	进治道陈希夷入朝 遁穷荒李继迁降虏	90
第 十 七 回	岐沟关曹彬失律 陈家谷杨业捐躯	96
第 十 八 回	张齐贤用谋却敌 尹继伦奋力踰营	102
第 十 九 回	报宿怨故王索命 讨乱党宦寺典兵	108
第 二 十 回	伐西夏五路出师 立新皇百官入贺	114

第二十一回	康保裔血战亡身	雷有终火攻平匪	119
第二十二回	收番部叛王中计	纳忠谏御驾亲征	125
第二十三回	澶州城磋商和约	承天门伪降帛书	131
第二十四回	孙待制空言阻西幸	刘美人徼宠继中宫	137
第二十五回	留遗恨王旦病终	坐株连寇准遭贬	143
第二十六回	王沂公劾奸除首恶	鲁参政挽辇进忠言	149
第二十七回	刘太后极乐归天	郭正宫因争失位	155
第二十八回	萧梅斤挟权弑主母	赵元昊僭号寇边疆	161
第二十九回	中虏计任福战歿	奉使命富弼辞行	167
第三十回	争和约折服契丹	除敌臣收降元昊	173
第三十一回	明副使力破叛徒	曹皇后智平逆贼	179
第三十二回	狄青夜夺昆仑关	包拯出知开封府	185
第三十三回	立储贰入承大统	释嫌疑准请撤帘	191
第三十四回	争濮议聚讼盈廷	传颍王长男主器	197
第三十五回	神宗误用王安石	种谔诱降嵬名山	203
第三十六回	议新法创设条例司	献疑狱狡脱谋夫案	209
第三十七回	韩使相谏君论弊政	朱明府寻母竭孝思	215
第三十八回	弃边城抚臣坐罪	徙杭州名吏闲游	221
第三十九回	藉父威竖子成名	逞兵谋番渠被虏	227
第四十回	流民图为国请命	分水岭割地界辽	233
第四十一回	奉使命率军征交趾	蒙慈恩减罪谪黄州	239
第四十二回	伐西夏李宪丧师	城永乐徐禧陷歿	246
第四十三回	立幼主高后垂帘	拜首相温公殉国	252
第四十四回	分三党廷臣构衅	备六礼册后正仪	258
第四十五回	嘱后事贤后升遐	绍先朝奸臣煽祸	264
第四十六回	宠妾废妻皇纲倒置	崇邪黜正党狱迭兴	270
第四十七回	拓边防谋定制胜	窃后位喜极生悲	277
第四十八回	承兄祚初政清明	信阉言再用奸慝	283
第四十九回	端礼门立碑诬正士	河湟路遣将复西蕃	289
第五十回	应供奉朱勔承差	得奥援蔡京复相	295

第五十一回	巧排挤毒死辅臣 喜招徕载归异族	301
第五十二回	信道教诡说遇天神 筑离宫微行探春色	307
第五十三回	挟妓纵欢歌楼被泽 屈尊就宴相府承恩	313
第五十四回	造雄邦恃强称帝 通远使约金攻辽	319
第五十五回	帮源峒方腊揭竿 梁山泊宋江结寨	325
第五十六回	知海州收降及时雨 破杭城计出智多星	332
第五十七回	入深岩得擒叛首 征朔方再挫王师	338
第五十八回	夸功铭石艮岳成山 覆国丧身孱辽绝祀	344
第五十九回	启外衅胡人南下 定内禅上皇东奔	350
第六十回	遵敌约城下乞盟 满恶贯途中授首	357
第六十一回	议和议战朝局纷争 误国误家京城失守	364
第六十二回	堕奸谋闾宫被劫 立异姓二帝蒙尘	371
第六十三回	承遗祚藩王登极 发逆案奸贼伏诛	378
第六十四回	宗留守力疾捐躯 信王榛败亡失迹	385
第六十五回	招寇侮惊驰御驾 胁禅位激动义师	391
第六十六回	韩世忠力平首逆 金兀术大举南侵	398
第六十七回	巾帼英雄桴鼓助战 须眉豪气舞剑吟词	405
第六十八回	赵立中炮失楚州 刘豫降虏称齐帝	411
第六十九回	破剧盗将帅齐驱 败强虏弟兄著绩	418
第七十回	岳家军克复襄汉 韩太尉保障江淮	425
第七十一回	入洞庭擒渠扫穴 返庐山奉棕奔丧	432
第七十二回	髯将军败敌扬威 愚参谋监军遇害	438
第七十三回	撤藩封伪主被縶 拒和议忠谏留名	445
第七十四回	刘锜力捍顺昌城 岳飞奏捷朱仙镇	451
第七十五回	传伪诏连促班师 设毒谋构成冤狱	458
第七十六回	屈膝求和母后返驾 刺奸被执义士丧生	464
第七十七回	立赵宗亲王嗣服 弑金帝逆贼肆淫	471
第七十八回	金主亮分道入寇 虞允文大破敌军	478
第七十九回	诛暴主辽阳立新君 隳前功符离惊溃变	485
第八十回	废守备奸臣通敌 申和约使节还朝	492

第八十一回	朱晦翁创立社仓法 宋孝宗重定内禅仪	499
第八十二回	揽内权辣手逞凶 劝过宫引裾极谏	506
第八十三回	赵汝愚定策立新皇 韩侂胄弄权逐良相	513
第八十四回	贺生辰尚书钻狗窟 侍夜宴艳后媚龙颜	520
第八十五回	倡北伐丧师辱国 据西陲作乱亡家	527
第八十六回	史弥远定计除奸 铁木真称尊耀武	534
第八十七回	失中都金丞相殉节 获少女杨家堡成婚	541
第八十八回	寇南朝孱主误军谋 据东海降盗加节钺	547
第八十九回	易嗣君济邸蒙冤 逐制帅楚城屡乱	554
第九十回	诛逆首淮南纾患 戕外使蜀右被兵	561
第九十一回	约蒙古夹击残金 克蔡州献俘太庙	568
第九十二回	图中原两军败退 寇南宋三路进兵	574
第九十三回	守蜀境累得贤才 劾史氏力扶名教	581
第九十四回	余制使忧谗殒命 董丞相被胁罢官	587
第九十五回	捏捷报欺君罔上 拘行人弃好背盟	594
第九十六回	史天泽讨叛诛李璫 贾似道弄权居葛岭	601
第九十七回	援孤城连丧二将 宠大憨贻误十年	608
第九十八回	报怨兴兵蹂躏江右 丧师辱国窜殛岭南	615
第九十九回	屯焦山全军告罄 陷临安幼主被虏	622
第一百回	拥二王勉支残局 覆两宫怅断重洋	630
宋朝大事记		637

第五十一回

巧排挤毒死辅臣 喜招徕载归异族

却说徽宗再相蔡京，复用京私亲为龙图阁学士，兼官侍读。看官道是何人？乃是京长子蔡攸。攸在元符中，曾派监在京裁造院，徽宗尚在端邸，每退朝遇攸，攸必下马拱立。当经端邸左右，禀明系蔡京长子，徽宗嘉他有礼，记忆胸中，即位后，擢为鸿胪丞，赐进士出身，进授秘书郎，历官集贤殿修撰。此时复升任学士，父子专宠，势益薰人。攸毫无学术，唯采献花石禽鸟取悦主心。京亦仍守故智，专以诱致蛮夷，捏造祥瑞，哄动徽宗侈心。边臣暗承京旨，或报称某蛮内附，或奏言某夷乞降，其实统是金钱买嘱，何曾是威德服人？还有甚么黄河清，甚么甘露降，甚么祥云现，甚么灵芝瑞谷，甚么双头莲，甚么连理木，甚么牛生麒麟，禽产凤凰，外臣接连入奏，蔡京接连表贺。都是他一人主使。既而都水使者赵霆自黄河得一异龟，身有两首，贡呈宫廷，蔡京即入贺道：“这是齐小白所谓象罔，见者主霸，臣敢为陛下贺。”齐小白所见，乃是委蛇，并非象罔，且徽宗已抚有中国，降而为霸，亦何足贺？徽宗方喜谀道：“这也赖卿等辅导呢。”京拜谢而退。忽郑居中入奏道：“物只一首，今忽有二，明是反常为妖，令人骇异。京乃称为瑞物，居心殆不可问呢！”一语已足。徽宗转喜为惊道：“如卿言，乃是不祥之物。”说至此，即命内侍道：“速将两首龟抛弃金明池，不要留置大内。”内侍领旨，携龟自去。越日，竟降旨一道，命郑居中同知枢密院事。好官想到手了。蔡京闻悉情形，很是快快。

过了数月，又有人献上玉印，长约六寸，上有篆文，系是“承天福延万亿永无极”九字。龟不可欺，再用秦玺故智。徽宗赐名镇国宝，复选良工另铸六印，仿合秦制天子六玺成数，与元符时所得秦玺共称八宝。进蔡京为太尉。至大观二年元日，徽宗御大庆殿，祇受八宝，赦天下罪囚，文武进位一等。蔡京得晋爵太师，童贯竟加节度使，宣抚如故。未几，贯复奏克复洮州，诏授贯为检校司空。宦官得授使相，以此为始。又擢京私党林摠为中书侍郎，余深为尚书左丞。

先是河南妖人张怀素自言能知未来事，与蔡京兄弟秘密交通。至怀素谋为不轨，事发被诛，狱连蔡京兄弟，并及邓洵武诸人。洵武坐罪免官，蔡卞亦落职，京亦非常忧虑。亏得御史中丞余深及开封尹林摅同治是狱，替京掩覆，京乃免坐。由是京与余、林两人结为死友，极力援引，遂得辅政。

是时尚书左丞张康国已进知枢密院事，他本由蔡京荐引，不次超迁。及既任枢密，又与京互争权势，各分门户，有时入谒徽宗，免不得诋毁蔡京。徽宗也觉京骄横，密令康国监伺，且谕言：“卿果尽力，当代京为相。”康国喜跃得很，日伺蔡京举动，稍有所闻，即行密报。翻手为云覆手雨，是小人常态。蔡京也已察悉，遂引吴执中为中丞，嘱令弹劾康国。哪知康国已得消息，竟尔先发制人，趁着徽宗视朝，亟趋入跪奏道：“执中今日入对，必替京论臣，臣情愿避位，免受京怨。”徽宗道：“朕自有主张，卿毋多虑！”康国退值殿庐，执中果然进见，面陈康国过失。徽宗不待词毕，便怒目道：“你敢受人唆使，来进谗言么？朕看你不配做中丞，与我滚出去罢！”执中撞了一鼻子灰，叩首退朝，面如土色。是夕，即有诏遣责执中，出知滁州。做蔡家狗应该如此。看官试想，这阴谋诡计的蔡京遭此挫，怎肯干休？于是千方百计地谋害康国。康国恰也小心防备，无如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就使凡百慎密，保不住有一疏。一日，康国入朝，退趋殿庐，不过饮茗一杯，俄觉腹中大痛，狂叫欲绝。不到半时，已是仰天吐舌，好似牛喘一般。殿庐直役的人慌忙异他至待漏院，甫经入室，两眼一睁，顿觉呜呼哀哉，大命告终。廷臣闻康国暴死，料知中毒，但也不便明言。徽宗闻报，暗暗惊异，表面上只好照例优恤，追赠开府仪同三司，且给他一个美谥，叫作文简，算是了局。语带双敲，莫非讽刺。所有康国遗缺，即命郑居中代任，别用管师仁同知院事。

会集英殿唱贡士，当由中书侍郎林摅，传报姓名，贡士中有姓甄名盎，摅却读甄为烟，读盎为央。徽宗方御殿阅册，不禁笑语道：“卿误认了。”摅尚以为是，并不谢过。字且未识，奈何入任中书？同列在旁匿笑，摅且抗声道：“殿上怎得失仪！”大众闻了此言，很是不平，当由御史劾他寡学，并且倨傲不恭，失人臣礼。乃罢摅职，降为提举洞霄宫。用余深为中书侍郎，薛昂为尚书左丞。昂亦京党，举家不敢言京字，倘或误及，辄加笞责。昂自误说，即自批颊。京喜他恭顺，荐擢是职。惟郑居中既秉权枢府，与蔡京本有夙嫌，暗地里指使台谏，陈京罪恶。中丞石公弼、殿中侍御史张克公等，受居中嘱托，挨次劾京，连上数十本，尚未见报。又经居中卖通方士郭天信密陈日中有黑子，为宰辅欺君预兆，

徽宗正宠信天信，不免惊心，乃罢京为太乙宫使，改封楚国公，朔望入朝。殿中侍御史洪彦昇、毛注等申论京罪，请立遣出都。太学生陈朝老等又上陈京恶，共积十四款，由小子揭纲如下：

读上帝 罔君父 结奥援 轻爵禄 广费用 变法度 妄制作
喜导谀 钳台谏 炽亲党 长奔竞 崇释老 穷土木 矜远略

结末数语，是引用《左传》成文，有“投诸四裔，以御魑魅”等词。徽宗只命京致仕，仍留京师，用何执中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陈朝老又上言执中才不胜任，徽宗不从。到了大观四年夏季，彗星出现奎娄间，徽宗援照旧例，避殿减膳，令侍从官直陈阙失。有名无实，终归无益。石公弼、毛注等遂极论京罪，张克公说京不轨不忠，多至数十事，因贬京为太子少保，出居杭州。余深失一党援，心不自安，亦上疏乞罢，出知青州。

时张商英调知杭州，过阙赐对，语中颇不直蔡京，暗合帝意，遂留居政府，命为中书侍郎。商英因将京时苛政奏改数条，中外颇以为贤。徽宗遂进商英为尚书右仆射。可巧彗星隐没，久旱逢雨，一班趋炎附热的狗官称为天人相应，归功君相，连徽宗亦欣慰异常，亲书“商霖”二字，作为赐品。传说恐未必如此。商英益怀感激，大加改革，将蔡京所立诸法次第罢除，并劝徽宗节华侈，息土木，抑侥幸，一时推为至言。为节取计，亦应嘉许。徽宗初甚信任，后来觉得不甚适意，渐渐地讨厌起来。主德之替，即误于此。左仆射何执中本是蔡京同党，所有一切主张，概从京旧，偏商英硬来作梗，大违初心，遂与郑居中互为勾结，想把商英推翻，便好由居中接任。且因王皇后崩逝，已隔二年，王后崩逝，在大观二年秋季，此处乃是补笔。眼见得中宫位置是郑贵妃接替。居中与贵妃同宗，更多一重希望，所以与执中联同一气，日攻商英短处。果然大观四年十月，郑贵妃竟受册为后。居中以为时机已熟，稍稍着手便好将商英捋去，稳稳地做右相了。不料郑皇后密白徽宗言：“外戚不当预政，必欲用居中，宁可改任他职。”徽宗竟毅然下诏，罢居中为观文殿大学士，以吴居厚知枢密院事。居中接诏大惊，明知郑后恃宠沾名，因此改任，但为此一激，越觉迁怒商英。先令言官劾他门下客唐庚，由提举京畿常平仓窳知惠州，再由中丞张克公劾奏商英与郭天信往来，致触动徽宗疑忌，竟免商英职，出知河南府，寻复贬为崇信军节度使。天信亦

安置单州。原来徽宗在潜邸时，天信曾说他当居天位，嗣因所言果验，因得上宠。此时恐商英亦有异征，为天信所赏识，乃将他二人相继黜逐，免滋后患。其实际是辅臣争宠，巧为排挤，有甚么意外情事呢！商英免职，似不甚惜，但何执中等且不若商英，岂不可叹？

商英既去，何执中仍得专政，蔡京贻书执中，请他援引。执中却也有意，但又恐蔡京入都，未免掣肘，因此踌躇未决。可巧检校司空童贯奉命使辽，带了一个辽臣马植回至汴都，竟将马植荐做大官，一面召还蔡京，复太师衔，做一个好帮手，闹出那助金灭辽、引金亡宋的大把戏来。好笔仗。小子于辽邦情事，已有好几回未曾谈及，此处接叙宋、辽交涉，理应补叙略迹，以便前后接洽。自神宗信王安石言，割新疆地七百里界辽，辽人才无异议。应四十回。辽主洪基有后萧氏，才貌超群，工诗文，好音乐，颇得主宠。偏北院枢密使耶律乙辛一译作耶律伊逊。专权怙势，忌后明敏，阴与宫婢单登等定谋，诬后与伶官赵惟一私通。洪基不辨真伪，即将赵惟一系狱，嘱耶律乙辛审问。病鬼碰着阎罗王，还有甚么希望？三木交逼，屈打成招，当由乙辛冤枉定讞，将惟一置诸极刑，连家族一并骈戮。那时害得这貌赛西施、才侔道韞的萧皇后，不明不白，无处伸诉，只好解带自经，死于非命。可怜，可恫。萧后生子名濬，已立为太子，乙辛恐他报复，密令私党萧霞抹一作萧萨满。进妹为后，谗间东宫。洪基正在怀疑，那护卫耶律查剌查剌一译作扎拉。因乙辛嘱委，诬告都宫使耶律撒剌撒剌一译作萨喇。及忽古一译作和尔郭。等密谋废立。洪基又信为实事，废濬为庶人，徙锢上京。乙辛确是凶狠，待濬就道，竟遣力士行刺途中，可怜濬与妃子萧氏同被杀死。濬子延禧未曾随徙，幼育宫中，乙辛又欲谋害，亏得宣徽使萧兀纳一作乌纳。夷离毕、一作伊勒希巴。萧陶隗隗一作海。等密谏洪基，请保护皇孙，为他日立嫡地步。洪基犹豫未决，会出猎黑山，见扈从官属多随乙辛马后，方有些猜忌起来，遂改任乙辛知南院大王事。乙辛入谢，洪基即令出居兴中府，并逐乙辛余党，追谥萧后为宣懿皇后，濬为昭怀太子，封延禧为梁王。延禧年仅六岁，洪基令甲士为卫，格外保育。后来闻乙辛私鬻禁物，擅藏兵甲，即将他削职幽禁，已而伏诛。

徽宗元年，辽主洪基病死，孙延禧嗣立，自称为天祚帝，与宋仍修旧好。延禧时已逾冠，在位荒淫，不问国事。东北有女真部乘机崛起，势焰日张。女真旧为靺鞨，属通古斯族，世居混同江东部，素为小夷，与中国不通闻问。唐

开元中，部酋始通译入朝，拜为勃利州刺史。五季时始称女真。辽兴北方，威行朔漠，女真已分南北两部，南部属辽，称熟女真，北部不为辽属，号生女真。生女真中有完颜部酋长名乌古迺，一作乌古廆。雄鸷过人，役属附近部落，辽欲从事羁縻，命为生女真节度使。自是始置官属，修弓矢，备器械，渐致盛强。乌古乃死，子劼里钵嗣。劼里钵一译作合理博。劼里钵死，弟颇刺淑嗣。颇刺淑一译作蒲拉舒。颇刺淑复传弟盈哥。一译作盈格。盈哥勇武，兼得兄子阿骨打一译作阿骨达，系劼里钵次子。为辅，威声渐震。徽宗崇宁元年，辽将萧海里一译哈里。谋叛，亡入女真阿典部，阿典一译作阿克占。遣族人斡达刺一译作乌达喇。往见盈哥，约同举兵。盈哥不从，竟将斡达刺囚住，转报辽主。辽主延禧已遣兵追捕海里，因接盈哥来使，遂命他夹攻，勿得纵逸。盈哥乃募兵千余人，率同阿骨打进击海里。既至阿典部，见海里正与辽兵交战，辽兵纷纷退后，势将败走。盈哥遂语阿骨打道：“辽称大国，为何兵士这般无用？”见笑大方。阿骨打答道：“不若令他退兵，我看取海里首如囊中物，让我去打一仗罢！”盈哥乃登高呼道：“辽兵且退，待我军独擒海里。”辽兵正苦不能支，蓦闻有人呼退，当即勒兵却回。阿骨打即麾众上前，一场厮杀，把海里部下打得七颠八倒。海里见不可敌，策马返奔，哪知背后一声箭响，急欲闪避，已经中颈，当时忍不住痛，翻身落马。部下正想趋救，但见一大将跃马过来，左手执弓，右手舞刀，刀光闪闪生芒，哪个还敢近前？大将不慌不忙，跳下了马，把海里一刀两段，割取首级，上马自去。看官不必细问，便可知是阿骨打。笔亦有芒。阿骨打既杀死海里，余众自然溃散，当由盈哥函海里首，献与辽主。辽主大喜，赏赉从优。但辽兵疲弱的情形，已被女真瞧破机关，看得不值一战了。

未几盈哥又死，兄子乌雅束继立，乌雅束一作乌雅舒，系劼里钵长子。东和高丽，北收诸部，渐有与辽争衡的状态。童贯镇西已久，稍稍得志西羌，遂以为辽亦可图，因表请愿为辽使，藉觐虚实。时徽宗又改元政和，正想出点风头点缀国庆，便遣端明殿学士郑允中充贺辽主生辰使，童贯为副。两使道出芦沟，遇着辽人马植，自言曾为光禄卿，因见辽势将亡，不得不去逆效顺。甘背祖国，其心可知。贯与语大悦，至入贺礼毕，即载植俱归，令易姓名为李良嗣，登诸荐书。植本辽国大族，确是做过光禄卿，不过由他品行卑污，且有内乱情事，因此不齿人类。贯视为奇才，即令他献灭燕策略，谓：“辽主荒淫失道，女真恨辽人切骨，若天朝自莱登涉海，结好女真，与约攻辽，不怕辽不灭亡。”徽宗令辅臣会议，

有反对的，有赞同的，彼此相持不决。乃复召植入朝，由徽宗亲询方略。植对道：“辽国必亡，陛下若代天谴责，以治攻乱，眼见得王师一出，辽人必壶浆来迎，既可拯辽民困苦，又可复中国旧疆，此机一失，恐女真得志，先行入辽，情势便与今不同了。”徽宗很是心欢，即面授秘书丞，赐姓赵氏，都人因呼他为赵良嗣。未几又擢为右文殿修撰，浸加宠眷。小子有诗叹道：

无端引得敌臣来，异类宁皆杞梓材。

莫道图燕奇策在，须知肇祸已成胎。

良嗣既用，蔡京复来，宋廷又闹个不休，容小子至下回陈明。

► 徽宗即位以后，所用宰辅，除韩忠彦外，无一非小人。蔡京固小人之尤者也，何执中、张康国、郑居中，张商英等，皆京之具体耳。何执中始终善京，固不必说，张康国、郑居中、张商英三人始而附京，继而攻京，附京者为干禄计，攻京者亦曷尝不为干禄计耶？小人不能容君子，并且不能容小人，利欲之心一胜，虽属同类，亦必排击之而后快。徽宗忽信忽疑，正中小人揣摩之术，彼消则此长，彼长则此消，同室操戈，而国是已不可复问矣。童贯以刑余腐竖，居然授之节钺，厕列三公，艺祖以来，宁有是例？彼方沾沾然狃于小捷，侈言图辽，而不齿人类之马植，遂得幸进宋廷，夤缘求合。试思小人且不能容小人，而岂能用君子耶？公相有蔡京，媪相有童贯，虽欲不亡，宁可得哉？◀

第五十二回

信道教诡说遇天神 筑离宫微行探春色

却说童贯与蔡京本相友善，京得人相，半出贯力，至是贯自辽归朝，又为京极力帮忙，劝徽宗仍召京辅政。徽宗本是个随东到东、随西到西的人物，听童贯言，又记念蔡京的好处，当即遣使驰召。京趑趄入都，徽宗闻京至都下，即日召对，并就内苑太清楼特赐宴饮，仍复从前所给官爵，赐第京师。京再黜再进，越觉献媚工谀，无微不至。徽宗因大加宠眷，比前日尤为优待。且令京三日一至都堂，商议国政。京恐谏官复来攻击，特想出一法，所有密议，概请徽宗亲书诏命，称作御笔手诏。从前诏敕下颁，必先令中书、门下议定，乃命学士草制，盖玺即行。至熙宁时，或有内降诏旨，不由中书、门下共议，但亦由安石专权，从中代草。蔡京独请御笔，一经徽宗写定，立即特诏颁行，如有封驳等情，即坐他违制罪名。廷臣自是不敢置喙，后来至有不类御书，也只好奉行无违。煊蔽已极。贵戚近幸又争仿所为，各去请求。徽宗日不暇给，竟令中书杨球代书，时人号为书杨。蔡京又复生悔，但已作法自毙，无从禁制了。

京又欲仿行古制，改置官名。以太师、太傅、太保古称三公，不应称作三师，宜仍称三公，以真相论。司徒、司空，周时列入六卿，太尉乃秦时掌兵重官，并非三公，宜改置三少，称为少师、少傅、少保，以次相论。左右仆射，古无此名，应改称太宰、少宰，仍兼两省侍郎。罢尚书令及文武勋官，以太尉冠武阶，改侍中为左辅，中书令为右弼，开封守臣为尹、牧。府分六曹，士、户、仪、兵、刑、工。县分六案，内侍省识，悉仿机廷官号，称作某大夫。这一条想是由童贯主议。修六尚局，尚食、尚药、尚酝、尚衣、尚舍、尚辇。建三卫郎。亲卫、勋卫、翊卫。京任太师，总治三省事，童贯进职太尉，掌握军权。美人亦可教战，媼相应当典兵。追封王安石为舒王，安石子雱为临川伯，从祀孔庙。熙宁新法，一律施行。

京又恐徽宗性敏，或再烛察奸私，致遭贬斥，乃更想一蛊惑的方法，令徽宗堕入术中，愈溺愈迷。看官道是何术？乃是恫恍无凭的道教。是一件亡国祸阶，

不得不特笔提出。自徽宗嗣统后，初宠郭天信，继信魏汉津。天信被斥，汉津老死，内廷几无方士踪迹。可巧太仆卿王亶荐一术士王老志，有旨召他入京。老志，濮州人，事亲颇孝，初为小吏，不受賂遗，旋遇异人自称为锺离先生，授丹服药，遂弃妻抛子，结庐田间，为人决休咎，语多奇中。至奉召入都，京即邀入私第，馆待甚优。老志入对，呈上密书一函，徽宗启视，系客岁秋中与乔、刘二妃燕好情词，不由得暗暗称奇，乃赐号洞微先生。老志谢退后，归至蔡第，朝士多往问吉凶，他却与作笔谈，辄不可解。大众似信非信，至日后竟多奇验。于是其门似市。京恐蹈张商英覆辙，因与老志熟商，禁绝朝士往来，但令上结主知，便不负职。老志遂创制乾坤鉴，赍献徽宗，谓帝后他日恐有大难，请时坐鉴下，静观内省，借弭灾变。又劝京急流勇退，毋恋权位，老志颇识玄机。京不能从。老志见时政日非，渐萌退志，留京一年，托言遇师遭责，不应溺身富贵，乃上书乞归。徽宗不许，他即生起病来，再三请去。至奉诏允准，便霍然起床，步行甚健，即日出都，归濮而死。徽宗赐金赙葬，追赠正议大夫。

惟蔡京本意欲借王老志蒙蔽主聪，偏老志独具见解，反将清心寡欲的宗旨作为劝导，当然与京不合。京乃舍去王老志，别荐王仔昔。仔昔籍隶洪州，尝操儒业，自言曾遇许真人，即晋许逊。得大洞隐书、豁落七元各法，出游嵩山，能道人未来事。京得诸传闻，遂列入荐牍。以人事君，果如是耶？徽宗又复召见，奏对称旨，赐号冲隐处士。会宫中因旱祷雨，遣小黄门索符，日或再至。仔昔与语，道今日皇上所祷，乃替爱妃求疗目疾，我且疗疾要紧，你可持符入呈。言至此，即用硃砂篆符，焚符入汤，令黄门持去，并语道：“此汤洗目疾，可立愈。”黄门以未奉旨意，惧不敢受，仔昔笑道：“如或皇上加责，有我仔昔坐罪，你何妨直达？”黄门乃持汤返报。徽宗道：“朕早晨赴坛，曾为妃疾默祷求痊，仔昔何故得知？他既有此神奇，何妨一试。”遂命宠妃沃目。不消数刻，果见目翳尽撤，仍返秋眸，乃进封仔昔为通妙先生。想是学过祝由科，若知妃目疾，恐由内侍所传，揣摩适合耳。嗣是徽宗益信道教，便命在福宁殿东创造玉清和阳宫，奉安道像，日夕顶礼。

政和三年长至节，祀天闾丘，用道士百人执杖前导，命蔡攸为执绥官。车驾出南薰门，徽宗向东眺望，不觉大声称异。攸问道：“陛下所见，是否为东方云气？”徽宗道：“朕不特见有云气，且隐隐有楼台复杂，这是何故？”莫非作梦？攸即答道：“待臣仔细看来。”言毕下车，即趋向东方，择一空旷所在，凝眺片刻，

便回奏徽宗道：“臣往玉津园东面审视云物，果有楼殿台阁，隐隐护着，差不多有数里迤长，且皆去地数十丈，大约是上界仙府哩。”海市耶？蜃楼耶？徽宗道：“有无人物？”攸即对道：“有若干人物，或似道流，或似童子，统持幢幡节盖，出入云间，眉目尚历历可辨。想总由帝德格天，因有此神明下降呢。”满口说谎。徽宗大喜，待郊天礼毕，即以天神降临诏告百官，并就云气表见处，建筑道宫，取名迎真，御制《天真降灵示现记》，刊碑勒石，竖立宫中，并敕求道教仙经于天下。越年，又创置道流官阶，有先生、处士等名，秩比中大夫，下至将仕郎，凡二十六级。嗣复添设道官二十六等，有诸殿侍宸、校籍、授经等官衔，仿佛与待制、修撰、直阁相似。于是黄冠羽客，相继引进，势且出朝臣上。王仔昔尤邀恩宠，甚至由徽宗特命在禁中建一圆象徽调阁，畀他居住。一班卑琐齷齪的官僚，常奔走伺候，托他代通关节，希附宠荣。

中丞王安中看不过去，上疏谏净，略谓：“自今以后，招延术士，当责所属切实具保，宣召出入，必察视行径，不得与臣庶交通。”结末，又言蔡京引用匪人，欺君害民数十事。徽宗颇为嘉纳。安中再疏京罪，徽宗只答了“知道”二字，已为蔡京伺觉，令子攸泣诉帝前，说是安中诬劾。徽宗乃迁安中为翰林学士。未几，又命为承旨。安中工骈文，妃黄俪白，无不相当，所以徽宗特别器重，不致远斥，且因此猜疑仔昔，渐与相疏。怎奈仔昔宠衰，又来了一个仔昔第二，比仔昔还要刁狡，竟擅宠了五六年。这人姓甚名谁？乃是温州人氏林灵素。道流也有兴替，无怪朝臣。

灵素少入禅门，受师笞骂，苦不能堪，遂去为道士。善作妖幻，往来淮、泗间。尝丐食僧寺，寺僧复屡加白眼，以此灵素甚嫉视僧徒。左阶道篆徐知常因王仔昔失宠，即荐灵素入朝。知常前引蔡京，此时又荐林灵素，名为知常，实是败常。至召对时，灵素便大言道：“天有九霄，神霄最高。上帝总理九霄事务，以神霄为都阙，号称天府。所有下界圣主，多系上帝子姓临凡。现在上帝长子玉清王，降生南方，号称长生大帝君，就是陛下。次子号青华帝君，降生东方，摄领东北。陛下能体天行道，上帝自然眷顾，宁有亲为父子，不关痛痒么？”一派胡言。徽宗不觉惊喜道：“这话可真么？”灵素道：“臣怎敢欺诳陛下？陛下若非帝子降生，哪能贵为天子？就是臣今日得见陛下，亦有一脉相连，臣本仙府散卿，姓褚名慧，因陛下临凡御世，所以臣亦随降，来辅陛下宰治哩。”越发荒唐。徽宗闻了此言，即命灵素起身，赐令旁坐，又问答了一番。灵素自言能呼风唤雨，

驱鬼役神，徽宗大喜。会当盛暑，宫中奇热，徽宗出居水殿，尚苦炎爇（hè），乃命灵素作法祈雨。灵素道：“近日天意主旱，不能得雨，但陛下连日苦热，待臣往叩天阍，假一甘霖，为陛下暂时致凉罢。”徽宗道：“先生既转凡胎，难道尚能升天么？”灵素道：“体重不能上升，魂轻可以驾虚，臣自有法处置。”言已，即退入斋宫，小卧一时，复起身入奏道：“四渎神祇均奉上帝诰敕，一律封闭，唯黄河尚有路可通，但只可少借涓流，不能及远。”徽宗道：“无论多少，能得微雨，也较为清凉呢。”灵素奉命，即在水殿门下披发仗剑，望空拜祷，口中喃喃诵咒，左手五指捏诀，装作了一小时。果然黑云四集，蔽日成阴，他即向空撒手，但听得隆隆声响，阿香车疾驱而来，震雷甫应，大雨立施，约三五刻时候，雨即停止，依然云散天清，现出一轮红日。惟水殿中的炎热气已减去一半。最可怪的，是雨点降下，统是浊流，徽宗已是惊异，忽由中使入报，内门以外，并无雨点，赫日自若，于是徽宗愈以为神，优加赏赉，赐号通真达灵先生。史称灵素识五雷法，大约祷雨一事，使用此诀。

先是徽宗无嗣，道士刘混康以法篆符水出入禁中，尝言：“京师西北隅地势过低，如培筑少高，当得多男之喜。”徽宗乃命工筑运，叠起冈阜，高约数仞。未几，后宫嫔御相继生男，皇后也生了一子一女。徽宗始信奉道教。蔡京乘势献媚，即阴赀童贯、杨戩、贾详、何诩、蓝从熙等中官导兴土木。土木、神仙，本是相连。遂于政和四年改筑延福宫，宫址在大内拱辰门外，由童贯等五人分任工役，除旧增新。五人又各为制度，不相沿袭，你争奇，我斗巧，专务侈丽高广，不计工财。及建筑告竣，又把花石纲所办珍品派布宫中。这宫由五人分造，当然分别五位，东西配大内，南北稍劣，东值景龙门，西抵天波门，殿阁亭台，连属不绝，凿池为海，引泉为湖，鹤庄鹿寨及文禽奇兽、孔雀翡翠诸栅，数以千计，嘉葩名木，类聚成英，怪石幽岩，穷工极胜，人巧几夺天工，尘境不殊仙阙。徽宗又自作《延福宫记》，镌碑留迹。后来又置村居野店，酒肆歌楼，每岁长至节后，纵民游观，昼悬彩，夕放灯，自东华门以北，并不禁夜。徙市民行铺，夹道僦居，花天酒地，一听自由。直至上元节后，方才停罢。寻又跨旧城修筑，布置与五位相同，号为延福第六位。复跨城外浚濠作二桥，桥下叠石为固，引舟相通，桥上人物不见桥下踪迹，名曰景龙江。夹江皆植奇花珍木，殿宇对峙，备极辉煌。徽宗政务余闲，辄往宫中游玩，仰眺俯瞩，均足赏心悦目，凡不啻身入广寒，飘飘若仙，当下快慰异常，旁顾左右道：“这是蔡太师爱朕，议筑此宫，童太尉等苦心构成，